

【人生随想】

窗景即心境

□王世宏

记得佛印对苏东坡说过一段话,大意为:“心中想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用怎样的心境打开面前的窗,看到的便是怎样的风景,窗景即心境。

俗话说“境由心生”,窗子就是个画框,从窗子望出去,有的人看到的是雅,有的人看到的是俗,有的人看到的是闹,有的人看到的是静。从画框中望这个世界,首先要收拾好自己的心态,用冷酷的哲思和美好的遐想,还现实这幅画本来的美好。

心中充满爱,则画框中充满阳光。托尔斯泰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闻名莫斯科。托尔斯泰先生说:“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面对坏品格的乞丐,你我可能选择视而不见,但托尔斯泰的心中充满爱与人道,他只看到乞丐是需要帮助的,他愿意帮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乞丐,而不是调查其品格优劣。守住心中的爱,窗外自是明媚无边。

心中充满乐观、激情,则窗景自是明朗愉快。古

人作诗写秋一般都悲秋,而毛泽东笔下的秋则与古人大相径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多么豪放大气,多么博大壮阔!“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生机勃勃,充满追求自由的斗志!秋并不是以悲为主调,真正使人悲的,便是人的心境了。秋未变,只是人在变,人的心境在变,心怀郁结的人自然看到的是秋的寂寥、落寞,胸怀博大乐观的人看到的则是斗志和激情。

由此可见,要想从窗子中看到美好,必须收拾好自己的心态,守住内心那份纯真美丽。缪尔曾言:“走向外界,我发现,其实是走向内心。”世界浮华着自己的心境。金岳霖先生内心美好,才能在林徽因身旁默默守望一生而仍觉美好;村上春树洞悉了人生,才将孤单视作自己的朋友。让我们也用积极的心态去观察这个世界,守住内心的纯洁美好。

窗景即心境,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拥有一个好心境,才能拥有世界的美好。

【诗歌】

一粒麦子的哲学

□中都客

二十岁前我是一个农夫
我侍弄过很多种庄稼和成片的麦田
二十岁后我逃到一个叫作城市的地方
相隔虽久虽远,感情却热烈却浓
我从未中断,对土地的眷恋

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辽阔的胸襟和执着的热情
早已将大地涂满六月的金黄
待到浪翻千重,翻滚成浩瀚的海
那时,会有镰刀和布谷一起歌唱
脚下,满城尽戴黄金甲
仿佛有诗在远方
我俯下身,剥开一层壳子
取出一颗麦粒
一枚金子在熠熠闪光
调皮的麦芒扎得我手疼
呵呵
你这小小的精灵,还带着忠诚的卫士看家护院

你吊着全村大人小孩的胃
忍耐了一冬又一春的寂寞
今天是否终于可以在,太阳烘烤的赛场上
打几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虽然风也悄悄,草也软绵
我劝你不要踮起饱满的脚尖,得意地亲吻一个
被汗渍擦黑的胸膛
那样未免有些高兴得太早

因为每逢这个时节,总有人激动,欢呼,庆祝,祭祀
甚至会想起遥远的童年,记起你孕育成长的过往
风,热辣辣的风
端着盛满了父辈汗珠的碗
赶了,赶了270天远的路
从头年初冬,走到来年的清明,
又从四月的清明走进这六月的夏天
为的就是
用这漫长的等待
熬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置换一顿热腾腾的季节的馈赠

分蘖,拔节,抽穗,开花,灌浆,是一粒麦子变成另一粒麦子的哲学

将一粒麦子磨成面,做成各种吃食,是一粒麦子的宿命
吃掉一粒麦子的时间很短,麦子被种出的时间很长
吃麦子的不是吃一顿便罢,而是要吃一辈子
所以一粒麦子时刻要准备着变成另一粒麦子
小逻辑里,暗藏着一个大的辩证法
民,以一粒麦子为天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君子之兰

【生活琐记】

君子者,诚实笃信,礼知守节,甘奉献而如荣。一种兰,能被人冠以君子之名,可见其品格不凡。

儿子今年三十四岁,在他出生那年,我从泰山脚下请来了一苗君子兰。此苗仅一个叶片,大拇指高,大拇指粗,在硕大的沙发上,格外抢眼。她根部细而挺,头却特别大,油亮亮的绿,横竖纹络突出,清晰可辨。我不懂花,但凭直觉,应不是俗株。怕在车上受挤,我特意寻得一个硬壳小盒,盛上,放在提包里。

那时候生活窘困,人都养不起,哪有心思养花?仅住了一间屋,兼作卧室客厅厨房,唯这金贵的嫩苗,我把她置于唯一朝阳的窗台上,朝暮相伴。春来了,她和我的儿子同生同长。不久,在铺着细沙的盆面上,竟又钻出一个尖尖角,随后怯生生顶出个大脑袋,和前一叶片仰面相伴,俨然一对孪生姐妹。

进得寒门,自然就当寒门女儿拉着。主人要四处觅食,顾及不上,就把她置于南墙根的瓦砾上,想起来浇一瓢水,想不起来就干渴着。有时十天半月喝不得一口水,叶面灰灰的,软软的,原本凸起的纹络也瘪了回去。但她自知家贫,不声不吭,咬牙坚持着,有时饥渴到了极限,为节约体能,只得腰身背弯下,叶尖耷拉到盆沿上。待主人的救命水到来,很快又挺挺地站了起来。在主人的不经意中,她竟也慢慢出脱成了大姑娘。十几枚叶片均匀对生着,像姐妹般,羞羞惭惭,一个躲贴在另一个的身后,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由于缺乏营养,叶片已失去了原本肥厚富态的基因,变得清峻瘦削,却秀骨分明。

一年腊月天,我去外地参加成人考试。由于底子薄,用功又不到,考得不理想,耷拉着头,忐忑不安回家来。抬头时,惊喜来了——我的君子兰,中心出箭,高高托起一丛圆盘状的花朵,放射开来。那花朵,根部金黄,慢慢向外延伸,渐次变为淡黄、浅红、深红,黄中隐红,红中泛黄,生命的调色板,调出了这无法复制的暖色!这或许是我赶考有惊无险的吉兆?我快步跑上去,双手颤抖着轻抚花盆,顿生一股暖流。

来年春,由于工作调动,我要搬到另一个小城的一家民房居住。一辆卡车上装上了我所有的家当,自

然没忘了我的君子兰。装卸工却粗率率,在我不留意时,搬起来向车上一掷,啪,花盆断掉了一小半,白白生肉乎乎的根盘裸露出来。车上的一位,更没将之当好草,向杂什夹缝中只一塞,整齐的叶片几乎全部搓掉,只剩二三残片。见状我叫苦不迭,扑救不及。我的君子兰,忍着露根的苦寒和失叶的疼痛,默默无言,委屈地挤靠在杂乱之中。

搬来的这家民房简陋又陈旧,门窗透风撒气;当院,一株老石榴树满身虫害,底下被杂草围攻着;一口压水井已锈蚀废弃,破瓶烂罐胡乱堆放着。我接受教训,卸车时,先把君子兰抱在怀里,置于天井井台之上,把断掉的盆片用细铁丝密密箍紧,透透地浇灌上一瓢纯净水。虽然她伤痕累累,在这灰冷的杂乱之中,却依然那么脱俗清雅,在我心里平添一抹生机。

陋室之中,她陪伴着主人,那么心安理得、自满自足,很快自愈创伤,面生亮色,丰满强壮起来。到了秋天,它的根下竟然生出一对新苗,和她幼时一模一样。我赶紧请来养花高手,用专用的刀具轻切慢挪,接生出来。于是,她有了自己的女儿。我舍不得送人,精心装盆,将其置于妈妈左侧的怀抱里。朝阳,母女共享;烈日,母为女遮荫。承朝露,沐风雨,母女相扶相依,温馨可人,暖意融融。

一个秋天,又一个秋天,多产的母亲一茬茬生出了许多儿女,左邻右舍排着号争相抱走。于是,这温文尔雅的君子之兰遍布于整条街的家家家户户,无私地向人们奉献着用骨血凝成的黄灿灿红艳艳。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平房搬进楼房,又从楼房搬进更明亮的楼房。君子兰与我不弃不离,已是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她,已成为曾祖母。

楼房的阳台成了我的花室,花的家族有南来的、北归的、舶来的,蝴蝶兰、杜鹃、幽兰、山茶……在大红大绿的蓬勃世界里,我的君子兰显得土了点儿、老了点儿、旧了点儿、矮了点儿。然而,我从内心还是最爱我的君子兰,将她置于阳台正中间。她们似乎理解我的心思,但质

地素洁、谦逊、内敛、本分的秉性,知趣而低调,从不争宠斗艳,只是默默吸取养分、积蓄能量,在隆冬之日,迎春时节,悄然绽放。

我更时时留意那与我相伴三十多年的君子兰曾祖。她面容不再靓丽,腰身不再挺直,筋络不再显现,多年已停止产子,花箭勉强生出,虽竭尽全力,仍拔不到高度,不得不在怀抱中就黯然开放了。近两年,更是不再着花。

我一阵惆怅,我知道她的心思。

初春时节,我请来了最早为她接生的老花匠,又从山边取来柔软的松针土,为她和她的子孙换土扩盆。不久,子子孙孙在春风春雨中更茁壮地成长起来。而她,却一天天黯淡下去。任凭我勤松土、多浇水,百般呵护,她还是没能再站起来。我的脑海里,立即叠印出取自泰山的那枚可怜的小苗——我不知她的故乡,不知她的父母,也不知她的姓氏,但我知道她是真君子:当自知无力再奉献光华的时候,她断不会拖累她的主人。

我把干枯多日的她捧在手里,久久不能释怀。

我选择了东湖边,一棵面阳背风的苍松之下,将她深深地掩埋了。

彼时,暖阳初照,春风乍起,一池湖水刚刚被吹皱。



□王丽

来啦”,和着他的微笑,从屋子的这头飘到那端,看不出他劳累,也感觉不到他不耐烦。是不是劳累和不耐烦都被他的微笑融化了?

这让我记起在玉龙雪山上的场景。从4506米处徒步到4680米冰川处,几乎人人都咬着氧气瓶,缓慢而又艰难地在一步步挪动着。在快要接近4680米的观景平台时,不经意一抬头,看见一张美丽的笑脸,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微笑着看我们这些正在埋头苦爬的人们。这张笑脸与周围皑皑的白雪、空旷的山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是无垠的雪野中突然绽放了一朵杜鹃,为这雪原增添了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温暖,好美!在接下来不算太长的一段攀登中,我有意观察了她一番,在拥挤的登山队伍中间,她一直在微笑。她的微笑感染了我,我能最终到达4680米,是不是与她的微笑有什么关联?天知道!

一个微笑,仅有几秒,留下的回忆却无限美好。没有人富到对它不需要,也没有人穷到给不出一个微笑。有了它,家庭充满幸福;有了它,生意兴隆荣耀。它是朋友间交流的暗号,它使劳累者疲劳顿消,它为失意者重燃希望的火苗。对悲伤者它犹如太阳,要化解烦恼它是良药。我们应该笑口常开,因为无论奉献还是得到,最好的礼物都是微笑。

相较于穿梭服务的老者和艰难攀登的女子,我们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实在是轻松而舒适的,可每天我们能有多少微笑呢?是原本就没有微笑的功能还是功能被屏蔽了?

滇地游想

【行走笔记】

年届知天命之年,恍惚间仿佛灵性了些许,就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舔破了人家刚入洞房的小两口的窗棂纸——呀,红彤彤,亮堂堂,又像阳光撕破了云片……反正就是觉得活着就是生活,生命原来如此真实——鸢飞鱼跃藏真趣,绿水青山是道图。于是,就想出去走一走。去哪儿呢?赏玩一下“苍山洱海一画屏”,吟弄一番“玉几金棠万年诗”,就去五彩云南吧。

出去玩,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把自己交给旅行社。一打听,要么价格过高,下不了手;要么价格太低,不敢下手。正犹豫间,眼前一亮,何不把它交给女儿?女儿建议我们做个自助出游。

1月29日,自昆明乘火车至大理。住在一塔小院客栈。客栈主人很热情,推荐我们晚餐去吃土锅菜。吃土锅菜的地方是一个小院,小院里有一处大房子,里面摆了不到十张小桌,是坐在马扎上就餐的那种方桌,显得房子里空落落的。厨师是一对夫妇,服务员则是一年轻者。老人高大个,黝黑的脸庞,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的笑容。看样子,老人该有七十多岁了。说实话,要照应几十位来自天南地北的食客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只有他一个人呢。即使这样,他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掉到地上。整个用餐时间,他始终在笑,笑得真的很自然,一定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绝不是职业性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晚上都在颠颠地被客人使唤着,一会儿这桌的客人喊“来杯水”,一会儿那桌的客人喊“锅里加汤”……他那那不标准的方言普通话“好咧,